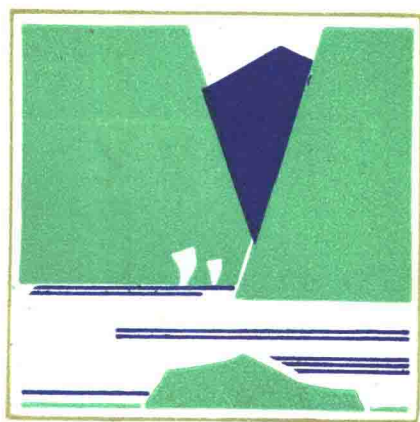


四川外国文学学会丛刊



世界文苑

SHI JIE
WEN YUAN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四川外国文学学会丛刊



世界文苑

四川外国文学学会 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建华

封面设计：扬守年

世界文苑 四川外国文学学会丛刊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875 插页4 字数237千
1983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700册

书号：10118·691

定价：1.05 元

目 录

短篇小说七篇

- 魏烈萨耶夫短篇小说三篇……………〔苏联〕魏烈萨耶夫 (1)
 薇拉的烦恼……………江一勤译 (2)
 利扎尔……………张勉 程家钧译 (21)
 星……………张勉 程家钧译 (28)
四十二人……………〔日本〕城山三郎
 马兴国译 (37)
通往天堂的道路……………〔英国〕罗尔德·达尔
 刘玉堂 刘登东译 (50)
阿尔朱弗隆之死……………〔德国〕维利·布雷德尔
 青译 (65)
幸福……………〔挪威〕约翰·延·罗曼巴克
 程峰译 (80)

论文五篇

- 卡尔·马克思和列夫·托尔斯泰……………普列汉诺夫
 程代熙译 (94)
浅探关于现实主义的几个问题……………石 璞 (111)
希腊悲剧的三个代表作家……………卢剑波 (121)
 ——略论作品内容与当时政治的消长关系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的幽默讽刺艺术……………范文瑚 (132)
《冠军的早餐》和黑色幽默……………刘玉麟 (140)

斯坦贝克小说两篇

- 鼠和人（中篇）……………孙法理 邹 绛译(157)
乡村女教师（短篇）……………蓝仁哲译(244)
斯坦贝克及其作品……………孙法理(262)

诗 歌 之 页

- 乌兰特诗四首……………方 敬译(270)
济慈诗一首……………赵 澧译(274)

作 品 评 介

- 评希刺克厉夫……………陈应祥(278)
——读《呼啸山庄》

- 简讯一则……………(110、139)
补白三则……………(36、49、64、131)

短篇小说七篇

魏烈萨耶夫短篇小说三篇

维·维·魏烈萨耶夫(1867—1945)是苏联著名作家，他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早期小说《无路可走》、《在转变中》反映民粹派运动的危机和1905年革命前夜俄国的社会面貌。《医生笔记》描写十月革命前青年医生的困难处境，表现了“必须改造社会关系”的主题思想。他善于揭示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和革命风暴中的转变和感受，他的长篇小说《绝路》、《姊妹》等展现了十月革命初期知识分子是如何走向革命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

我们向读者推荐的《薇拉的烦恼》、《利扎尔》和《星》是魏烈萨耶夫的三篇较有影响的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薇拉的烦恼》发表于一九〇四年——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前夜。作者通过小说主人公薇拉的爱情和家庭生活的矛盾与冲突，深刻反映了在革命大风暴前夕、在社会矛盾激化的条件下，俄国知识分子内部的剧烈分化。薇拉的烦恼，正是薇拉的觉醒，正是薇拉走向自由、独立和幸福生活的开端。作者赞美了俄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优秀品德，同时也无情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自私自利、市俗习气和精神空虚的可憎嘴脸。

《利扎尔》描写十月革命前农民的痛苦生活，文笔生动，感情丰富，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列·托尔斯泰十分赞赏魏烈萨

耶夫的农民题材的短篇小说。契诃夫也向友人推荐过这些农民题材的作品，他写道：“请从第二卷的短篇小说《利扎尔》读起。我感到，您一定会很满意的。”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中援引了《利扎尔》，认为它正确反应了“俄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

短篇小说《星》通过神话故事抒发作者的革命感情，传播革命思想。这篇作品发表后，连当时的反动刊物也认为：魏烈萨耶夫跟高尔基属于同一营垒。小说主人公“阿杰伊尔是个号召人们创造另一种生活、反对私有制的革命者。”

——编者

薇拉的烦恼

江一勋 译

(一)

一辆双套马车沿着公路往山里行驶。在星空下，在一片黝黑的园子后面，大海泛着朦胧的光。阿尔邓泽夫执拗地沉默着。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小心地把手探到他的胳膊下，柔情脉脉地看了看他。

“波里亚，你为什么生我的气？”

阿尔邓泽夫耸了耸肩膀。

“不，不……干吗生气？”他迟疑了一会儿，不知说什么好，“我只是有点奇怪，薇拉奇卡，怎么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到卡诺萨去’^①是什么意思？”

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慢慢抽回手，嗔怪地回答说：

①卡诺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城堡。一〇七七年，被废黜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这里卑躬屈节地哀求他的敌人罗马教皇格雷戈里七世恕罪。“到卡诺萨去”，指自认失败，甘心俯首听命。

“有啥法子，我不懂嘛！”

“不懂，——到下边来问我。何必当着人面露底。”

“不懂就问，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波戈达洛夫教授讲的我觉
得有趣。他老提到这个卡诺萨。我就问了……我倒想知道别人会
产生什么想法！”

“我顺便说说而已。不过我不明白，干吗非得要在大伙儿的面
面前暴露自己的无知？犯得着这样做吗？”

马车继续向前行驶。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默默无语，眼睛
望着一边。忽然她急速地说：

“我最好永世不和你一块儿到你的那些好朋友家去了。”她
的声音颤抖了。

“薇拉，为什么说这些？”阿尔邓泽夫温和地说，“我说话
无心，想到那里就说到那里。要是让你受了委屈，请原谅。我不
想刺伤你。”

“完全说不上委屈。我只是觉得，我和你一块儿出现在你的
那些大人物朋友中间时，你很别扭，你感到羞辱。我使你体面扫
地……我何必插到那堆人里去！他们感兴趣的是你，而我——我
算什么？不过是阿尔邓泽夫的老婆罢了。”

阿尔邓泽夫亲切地抚弄着她戴着手套的手，他的这般抚爱似
乎也表示了：她的看法他实在难于苟同。

“你真的这样想，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我在这里已经听到一
些对你的议论……你有着某些老实得惊人、单纯得可爱的东西。
这就会让周围的人莫名其妙——引起别人的注意。要知道，我们
对社会上的那一套陈规陋习都习以为常了。就拿方才提到的‘卡
诺萨’来说吧？要是不懂，谁也不会发问的。羞人嘛。你呢，偏
偏要问。你没有看到隐藏在波戈达洛夫眼里的宽容而和善的笑
吗？”

阿尔邓泽夫竭力想让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高兴起来。他
说了许多安慰的话，这样一来，他自己为“卡诺萨”而产生的
懊丧情绪反倒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他又感到她那坦荡的情

怀、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女般的眼光多么动人，多么可爱啊。但是，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一声不吭，两眼迷惑不解地望着大海。

马车停下来。在爬满常春藤的石墙下露出一道小栅门。他俩沿着石阶走上一条柏树林荫道。天已黑尽，万籁俱寂，空气中弥漫着紫藤好闻的辛辣香味。阿尔邓泽夫将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的手拉到唇边，透过手套轻轻地印上他一个又一个亲吻。

他说着，声音饱含着恳切、柔顺和内疚：

“啊，我可爱的小姑娘，别生我的气哪！”

这断断续续的悄声耳语中分明藏着一股火辣辣的情欲。

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悲苦地低下头来。

“我可没有生气。”

这又将是一个刺激神经的、痛苦不堪的、对她来说全然没有需要的夜晚。他会没完没了地献殷勤、表温存啰，认错、感恩啰，等等。这一切表演完后，便将是那好不容易才忍耐住的粗野行为。事毕，他脸上便会露出费解的、使人难堪的厌恶的表情和冷冰冰的倦怠的眼神。

而现在，他这样一个长着严肃而善于思考的额头的大人，却象小孩子似地依偎着她，情话绵绵，柔情似水，她的心不禁升起一种宁静的、母性的依从。她是愿意让他快活的。她摘下手套，亲热地摸了摸他的面颊。

“你今天讲得真好，我欢喜极了。你总是能讲出好多新鲜的、出人意外的东西！从人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你的话搅乱了他们的心，使他们不得不对所有的问题思之再三。你没有注意到扎维雅洛夫就是拿你来款待他的宾客的吗？”

阿尔邓泽夫不在意地笑了笑。

“他真会款待宾客！”

“是呀！……成功极了，我真快活，”她喃喃地说，两手抚弄着他的头发，心里充满了骄傲。

阿尔邓泽夫用钥匙打开别墅房门的锁，他们走进房间。高大

的窗户外，一轮明月正从海岬后面冉冉上升，明净的月光怯生生地爱恋着柔顺的海面。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走上凉台，阿尔邓泽夫尾随而至。在这儿，从凉台望去，大海似乎更宽阔、更浩瀚了。幽暗的园子里，夜莺唱着温柔而深沉的歌，它们也想说几句贴心的悄悄话哩。

从山间向着大海飘来一片白色的浮云，低低地、几乎擦着屋顶似地盘旋在空中。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说：

“瞧那上边的云，好低！”

云朵飘游到眼前时，变得暗淡起来，随即缓慢地散开，终于在空中消失。阿尔邓泽夫懒洋洋地回答说：

“是从山上飘来的一团雾。”

他偷偷解开她的衣袖，手顺着她纤细的、赤裸的手臂伸到了她的肩头。她不停地抚摩着他那覆满卷发的、紧紧贴在她胸脯上的头，心里充满了母性的温柔。黑暗中，她的脸显得更忧伤、更顺从了。

(二)

当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醒来的时候，阿尔邓泽夫早已坐在他自己房间的凉台上，一头钻进书本里写着他的文章了。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对着镜子梳理头发。她心情沉重而寂寞。镜子里映出她的双肩和脖子。她望着自己裸露的身躯和印在上面的无数看不见的吻痕，心里一阵厌恶：为什么，为什么当他需要她的时候，他是那么一往情深，那么体贴入微，而在另外的时候却判若两人呢？这种变化为什么来得这样陡，而她自己则从来不会如此呢？为什么她对他的感情总是均匀而细腻的？唉，瞧这套使人感到羞辱的细纱衬裙，这种颓废派烫发样式——可这一切正是他喜爱的啊……多么肮脏，多么可耻！

凉台上，在蔚蓝大海的背景下，映衬出阿尔邓泽夫俯向书桌的好看的头。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嫌恶地打量着他。哼，这是只粗野可憎的雄兽。他对雌性的饥渴一旦得到满足，便变得孤高

自傲、麻木不仁了。

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穿上衣服，给阿尔邓泽夫煮好咖啡，便坐下来阅览杂志。她读到一篇评论阿尔邓泽夫近作的文章。文章写得尖酸刻薄，但文笔平淡无奇。从阿尔邓泽夫原著中掐头去尾摘下来的引文，被一大堆很不得体的问号和感叹号涂得点点斑斑。尽管引文被搞得残缺不全，但在这篇毫无风采的评论文章里，它们却仍然大放光彩，好象明媚的春光射进了一间肮脏的、乱七八糟的小市民卧室一样。于是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的心情又好起来，她庄重地走进阿尔邓泽夫的房间，仿佛是来放回杂志。她走过去，在他后脑勺上淡淡一吻。阿尔邓泽夫皱了皱眉，不耐烦地把手一挥，连头都没有回过来。

中午十二点，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叫他喝咖啡。他走进来，两个慢慢转动的眼珠子，还保留着继续思考的光焰。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问道：

“写得怎样？”

“好极了！”他得意地搓着手，坐下来喝咖啡，“克里米亚的空气真能激发人的灵感。”

“刚才我读了柯罗普柯夫的那篇评论。糟透了！老天爷，写得真蹩脚！”

阿尔邓泽夫微微笑了笑。

“是啊……软弱无力的谩骂，丝毫无伤大雅。骂了你一通，读起来却索然无味。”

“不过有一点我不同意你，倒是赞成他。就是他为功利主义说了几句话。我不明白你怎么把功利主义完全说成是庸俗的。没有必要非得从边沁^①《精神数学》的涵义上去理解它；我要行为高尚，必先权衡利弊。这样做怎么也是不行的。我之所以要行为端正，是因为我只能这样做，不这样做我就反感。”

^①边沁（1748—1832）：英国资产阶级法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不高兴地拖长了声音，慢吞吞地说道：

“嗯，这个……问题在于，我们所谓的道德行为，一般是在理智之外的，这里不存在它们的功或利的问题。”

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的心怦怦地跳着，把身子向他挪过去。

“等等，为什么？要知道饥饿的感觉也在理智之外，肚子饿了难受，我便吃。吃是因为我饿，因为我想吃，因为我有饿的感觉……”

阿尔邓泽夫伸了伸懒腰，玩笑地拍了拍她的手。

“‘饿’、‘想吃’、‘饥饿感’——三者是一回事呀！……唉，薇拉，薇拉！……”他宽厚地笑了。

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忍不住争辩道：

“这倒无关紧要！我是想说……”

他神情严肃起来。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从这层意义讲也许你是对的。”

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飞快地瞥了他一眼，咬紧嘴唇，埋下头，默默地看着碗。她清楚，阿尔邓泽夫之所以对她表示赞同，完全是因为他已无心再辩论下去了。这些议论他已经听过几百次，实在不屑于批驳。

她默默地径自喝着咖啡。阿尔邓泽夫没有注意到她此刻为什么会沉默，便又谈起他今天写的东西来。他喜欢在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面前谈及自己各种新思想、新念头。在言谈间，他本人便更明确、更清晰地把握住这些思想的内涵。

于是，充满在他言谈中的那些生动的、闪耀着思想的火花的话语又攫住了她。她又活跃起来，问这问那，并热烈地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阿尔邓泽夫象是折断几根柔软的树枝条似的，轻而易举地便扫走了她的疑团。他象是哄着一个听话的乖孩子似的，一下子便把她的思想引到自己的思路上来了。

(三)

晚上他们在阿尔邓泽夫的母亲那里喝茶。她和她两个女儿住

在朱库尔拉尔。阿尔邓泽夫每逢礼拜六必定来看望她，他对母亲态度亲切，和两个在女子学校念书的妹妹有说有笑。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在那里感到心情舒畅、自由自在，倒是阿尔邓泽夫的表现常常使她内心不安：她发现他到那儿去无非是履行他的义务。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阿尔邓泽夫和她们凑在一块儿笑呀闹呀，他的眼睛里忽然映出一种只有她才能捕捉的惆怅和厌倦的表情。她感觉他和她们有点格格不入。她真为她自己，也为大家感到难堪。她还看出来，他在她们中间，俨然是个大人物。为了要和她们平起平坐，他得随时佝偻着背，蹲着腿，他这样做不过是把自已搞得腰酸背痛而已。

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是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一点没有侷促不安。她忽然纳闷起来：这样一种普普通通、生气勃勃的生活，为什么偏偏他一个人难于忍受呢？大概连这些柏树、远处烟雾迷茫的大海和群山——所有这一切在他这位大学者面前都会因为对认识论法则的无知而自惭形秽吧？……你们有什么可难为情的呢？

他们俩沿着海滨小路回家。阿尔邓泽夫有气无力，脸色苍白。他揉了揉太阳穴。

“头痛起来了……我们坐船吧，我来划一会儿。”

“好的……我们往那个方向走，那儿有出租船。”

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的手向防波堤方向指过去。阿尔邓泽夫不高兴地皱起眉头，偷偷朝四周看了看。

“唉，薇拉！……”

“噢，对了，对了！用手比划，太失体统……好啦，我不再这样就得了！”

她暗自一笑，又迈开步，眼睛盯着地面。

他也埋着眼睛向前走去。他天生是个战士，勇敢而坚强。当陈规陋俗的卫道者们对他群起而攻之的时候，他快活；当他们在他的名字上泼污水，辱没他的声望的时候，他快活。这是在思想意识方面。而在生活中，他却是个胆小鬼、瞎子。在他横穿马路之前，

必定要把两边看上二十次；当她用刀子切肉排的时候，他会惊恐万状……她在他身上找出这些阴暗面，数落这些短处，为的是要排除由于他的冷漠与疏远给她精神上造成的郁郁不乐。

太阳西沉。四周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宁静的、撩人愁肠的暮霭之中。灰蒙蒙、懒洋洋的海面与淡白色的天空连成一片，看不清远方。往远处看去，两只停泊在海边的、黑乎乎的船仿佛悬挂在天际。

阿尔邓泽夫默默地摇着桨。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陷入沉思，此刻涌向她心头的是恨还是爱，她久久不得其解。她头脑里一片浑噩，宛如这四周的海水，苍茫模糊。巨浪时起时落，一柱柱乳白色的海浪破碎开来，成了一团团银灰色的浪花，叫人眼花缭乱。海鸥低低盘旋，发出声声嘶叫，这声音象是没有上油的车轮在木轮轴上转动时发出的噪音一样，

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怒气冲冲的目光挑战地向阿尔邓泽夫扫去，问道：

“告诉我，波里亚，你现在爱我吗？”

他惊讶地望望她，耸了耸肩膀。

“这是个什么问题！？”

“告诉我，爱吗？”

他勉强作答。

“爱，当然爱的。”

她忽然哈哈大笑起来，随即便默不作声了。阿尔邓泽夫紧锁眉头，继续划着桨。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开来：

“爱，有各式各样的爱。人们爱自己的孩子；也爱河里的鲫鱼，用酸奶油把它酥成佳肴。可绝没有人用酸奶油烙自己孩子的。”

阿尔邓泽夫停下来，注意地打量了她一眼，温和地说：

“薇拉奇卡，怎么这样讲？你一定有什么不高兴的事。为什么不可以明说呢？你只要不生气，什么事情都能说清楚的。告诉我，你究竟怎么啦？”

他这几句简单而和善的话，搅乱了她怨恨的心情。

“我怎么啦？……”她顿了顿，为了不让他发觉已经涌到她喉咙上的哭泣。“我怎么啦……波里亚，我奇怪，你居然什么也没有发现，好几周来我一直痛苦……苦闷的心情一天天在加深……”

阿尔邓泽夫如梦方醒地睁大了眼睛。

“真的，我什么也没有发现，”阿尔邓泽夫天真地说。

“可是……”她又顿了顿，“难道我看不出你根本不爱我？难道我不知道我和你完全不相配？你有你自己独立的内心生活，你所做的与我毫不相干。你连和我讲话也觉得索然无味。我正在思考的问题，对你来说都过时了，陈腐了，早就解决了……你爱的不过是我的肉体，只是肉体……天哪，多么可耻呀！”

阿尔邓泽夫痛苦得又皱眉又叹气。

“等等，薇拉。玛丽娅·亚历山大罗芙娜比你漂亮二十倍吧。可是你知道，我厌恶她。为什么这样讲？……道理很简单。你太好幻想，老是指望那个什么‘精神共同体’。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多次了。它是没有的，也不会有的。人类代代相传，相互关系愈来愈复杂，愈来愈纷繁。现在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也绝不可能‘心心相印’。我看，要不了多久连普通的友谊也会难上加难了。”

“可是，波里亚，我和你连这种普通的友谊也没有。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你想想，我和你能讲什么。无非是要我及时煮好咖啡，要我用雷明顿牌打字机打出你的论文——除此再没有别的了。有什么共同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呢？只有一个，就是你是我的主人，我是你的奴婢。”

“原——原来如此！”阿尔邓泽夫不说话了，他警惕地等待着，眼睛死死地盯着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

“是的！……这一切你竟然未曾察觉。你象一个巨大的车轮，自由地旋转，我不过是轮子上的辐条，随你转动。你看我，居高临下；我看你，从下往上。我必须以你审视的眼光量度自己的行为。你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主宰我的一切。我永远得小心

~~必须要把网边看八、十次，当她用刀子切肉排的时候，他会惊~~
翼翼：我的一言一行会使你产生什么想法？……不，不，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习惯独立思考，而不附属于他人。和其他任何人在一起，我觉得有信心、有主见，我感到我真正是一个人。而现在，和你一起，我的做人的尊严一扫而尽，一切乱成了一团，我甚至脚无立锥之地……”

她急急忙忙地讲着，就在他拭目以待的眼光下激动地讲着。她知道：她的每一句话他都可以找到千条道理予以批驳。不过，不管他怎样争辩，他所讲的话总会象过去一样，在他心灵深处留下印痕的。于是，她又讲下去：

“不久前，我们到阿卢普卡去，路上看见一株缠满常春藤的枯树。还记得吗？你就象这株枯树上的常春藤掐着我的脖子。树，枯萎了，可是常春藤还用自己的漂亮身躯，把已经枯死的树干打扮得郁郁葱葱。这就是我的写照：我没有了；代替我的——是你。我接受你的全部思想，跟在你屁股后面东奔西跑。你的想法常使我深恶痛绝，可是我身不由己，总是盲从你思想的权威……”

阿尔邓泽夫终于开口了：

“薇拉，难道是我要你附属我的么？想想，你责备我的是什么！……我充其量比你多读了一点书——也许比你见识多一点。这样的问题不用我你自己也能解决的。对于你，我不过是提供一些材料，使你能利用这些材料，有更充足的理由得出完全独立的结论。这就是我所起的全部作用。”

阿尔邓泽夫侃侃而谈，宛如一艘大船傲视着虚弱无力的浪花，破浪前进。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激烈地反驳道：

“不，不对，岂止起补充材料的作用。你象一艘拖轮直接掌握我的方向！”

阿尔邓泽夫不耐烦地搓了搓手。

“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你究竟要我干什么？要我什么也不和你谈，还是要我在与你意见分歧时默不做声？可是方才你又责备我，说我只谈咖啡和打字机。”

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愁苦地耸了耸肩，又在座位上快速地扭动了一下身子，好象一只落网的小鸟挣扎着想藏起来似的。

阿尔邓泽夫忽然觉得她多么可怜。他坐到她身旁，和蔼地说：

“有一点也许你是对的：我确实过分忙于自己的事务，忙于自己思考各种问题。你自然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似乎我对你漠不关心。不过，我亲爱的小姑娘，可别对我太严厉。我也许是个畸形儿，可我的爱也很特别。不管怎么说，我是非常爱你的啊……至于你说的‘肉体’，实在不公正，——我听起来很刺耳。记得你还是女子学校学生时，第一次光临我家，你那双明媚的、焦急询问的眼睛在我灵魂深处产生的印象，三天三夜都不消失啊。对我来说，你存在于这双美好的眼睛中，存在于你圣洁的心灵中，而不在你的肉体上！薇拉奇卡，这一点你自己不可能没有感觉到呀！”

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手捧着脸呜呜地哭了，她为自己的眼泪而羞愧，可又无法克制。而他，不断地抚摩着她的头发，柔情脉脉。灰蒙蒙的夜幕降临大海。几只长着长鳍的海豚在平静的海面上露出弯曲的黑背脊，翻来滚去，把水打得扑扑响。四周已是一片朦胧。

夜里阿尔邓泽夫发了偏头痛，躺下来。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照料他，给他作热敷。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爱怜地端详着他那苍白的、冷冰冰的额头，心想：成天工作的头脑，是个多么娇气的工具，应该好好保护它。

（四）

以后一连几天，阿尔邓泽夫脸色阴沉，神经过敏。他不想做事，只读读小说聊以解闷。他心里把这一切归咎于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他十分烦恼，对她比平时更冷淡了。他以吃惊的目光望着她，仿佛看见一个偶然闯进来的陌生人。和她说话也老打呵欠。

这使薇拉·季米特里耶芙娜更加伤心，使她疑云密布，万念丛生。